

劉述先著

文學欣賞的靈魂

人生出版社印行

文 學 欣 賞 的 靈 魂

劉 述 先 著

人 生 出 版 社 印 行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再版

文學欣賞的靈魂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劉

述先

出版者：人

生出版社

九龍馬頭涌道九十五號
美誠大廈十一樓
電話：K 六二〇四八一

發行者：人

生出版社

承印者：大

中國印刷廠

九龍新山道三十一號
立基工業大廈七樓
電話：K 六二二〇四七一〇三

序言：人性的光暉

在人生的途中，每每有一些寂寥而枯槁的時刻，驅迫着人們沉思默想；顧念在我這一生中，恐怕再沒有比真實人性背後閃發的光暉，更能夠醫愈我的空乏而憂傷的靈魂了。

生於一個偉大却艱難的時代，這究竟是一件幸事？還是一件不幸？無人能夠為我們回答這一個噬心地困擾的難題。然而十年的平靜生活，似乎已經將我遠遠地拋離了時代的浪潮，難道無情的歲月飛逝，竟已使我自甘退避，閉鎖在一方狹小的牆垣之內作自己的囚人？只是正與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情形相同，正當人們把他當作一個僅僅的偵探小說創作家看待的時候，他却毫不遲疑地宣稱自己為一位「人類靈魂的挖掘者」；我也至願自己能夠舉起一面小小的旗幟，加入這一個真實而堅強的行列，在人性的光暉閃耀的廣大庭園中，栽植出幾株專屬於自己的小白花來。自然，要在這樣一個不尋常的時代做一點平凡卑微的耕耘工作，將會是分外地困難的。然而，這奇特不可測的人生本來就是如此複雜錯綜的光與暗的組合啊！於是，在二十世紀當代歷經兩次大戰之後，固然在一方面，我們可以瞥見更多的人性的失墜與麻木的情形，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讀到像雷馬克的「生命的火花」和五味川純平的「人之條件」那樣光暉的作品，它們不必偉大，然而它們確觸及了人性之中的一些最深遠最根本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值得我們細想。

首先且讓我們來看雷馬克的「生命的火花」吧！這是一部陰暗的納粹集中營內的故事，在「溫

和」的主管紐巴爾的統治之下，好好的人都已變成死屍，或者是僅餘一息的骨頭架子了。但是在盟軍反攻致勝的前夕，骨頭架子們也聞到了一種不同的氣息，他們重新鼓起了生存勇氣，以反抗於納粹們的死亡的迫害。而在這一羣在外形上大同小異的虛弱的骨頭架子們之中，包含着各種不同的成員。於是，在他們之中，既有真正把人當作目的而堅信着人性的尊嚴的五〇九，也有爲目的不擇手段、擅長組織鬥爭、有行動力量的共產黨徒里文斯基，以及其他無辜地受壓迫的人們，包括着布徹爾和露絲這一對年青的骨頭架子。在胃的饑餓和非人性的迫害之下，他們齊心合作，爲每一個未來的二十四小時的生存而奮鬥。但是在曙光來臨的前夕，骨頭架子們也有着意外的生意了。雖然他們在體力方面同其虛弱，然而他們依然有着靈魂和理想上的分歧。人是決不能夠透過一種非人性的殘酷手段來對付，以建造一個夢想中的完美的理想國的：未來的共產集中營，在殘酷的本質上，將與納粹的集中營毫無差別；五〇九號在即將重見天日之時，終於把最殘酷非人性的集中營隊長威帕爾殺死而與之同歸於盡了。他並沒有見到未來的新世界，但是一種深沉睿智使他要理性而非狂熱地去追求未來的目標的思想，已經足夠使他的生命在這血腥氣的現實殘酷世界中真正地昇華了。人可以一無所有，但他依然可以在他的骨頭架子之上閃發着人性獨有的燦爛光暉。這便是雷馬克的「生命的火花」的被統治者一面的平凡而莊嚴的故事。

而在另一面，我們也有着五味川純平的「人之條件」那樣的統治者方面的陰暗而真純的故事。梶是一個懷抱着人道主義的思想與信仰的青年，燕爾新婚，他便被服務的公司派遣到風沙蔽日的老虎嶺去管理鑛山的人事。老虎嶺的鑛山，這是一塊最殘酷無人性的地方。爲了支持大日本帝國的「

神聖」戰爭，每一個愛國的日本公民都必須熱烈從事增產報國的奉獻；於是在荒野的鑛山之中，鞭打與效率，變成了基本的共同承認的公理與正義。但是只有頑固不明事理的梏偏要獨自堅持，把人當作「人」看待。他不只庇護那些貧苦的鑛工，並且還要堅持衛護那些被徵用的敵國俘虜的基本的人的權利，而要控訴非人性的虐待與暴行。從此他孤立了。他與一切同事爭吵對立，同時却又不得不到他所庇護的人們的同情與信任，而被目爲一個欺詐萬惡的日本鬼子。乃至敬重他的好友也漸對他失去信心，心愛的妻子也與他日漸遠離，最後連他本人也竟受到軍方的迫害，飽受私刑鞭打之餘，回家之時，正好接到了自己的徵召令，命令他去加入一個罪惡的行列，親自也要去作殺人放火的勾當，作帝國的擴張權力慾的一個犧牲的工具。梏的生命徹頭徹尾乃是一個痛苦，事實上他又何必自待如是。梏的內心的孤獨與寂寞，爲不相干的人們的生命與權利而憂心忡忡，終於自己將自己放逐於所生所長的集團範圍之外，幾乎變成了一個患上情感的歇斯的里亞症的狂人，這一切究竟是爲了什麼？無疑，「生命的火花」裏面的五〇九，和「人之條件」中的梏，並不是什麼超人的存在。然而他們確觸動了人心背後的一點最真實深遠的什麼，這是不能夠用任何空洞的學院式的名詞表達出來的，在他們的平凡而渺小的人存在之上，是散發着何等的痛苦的實存人性的光暉啊！

由此可見，人性的光暉可以遍滿於一切處，但也可以隨時斷絕消除。生活在外表的世界中，人性的光彩永遠是隱藏不見的。因此，光能自詡浪遊世界，或者溷身在現實的社會中與不同的人們作日常而頻繁的接觸，這並未必能夠面臨真實的人性。真實的人性只有在感覺的深度之中，才向人的心靈，清白而真實地呈現出來。故此，在田納西·威廉士的「熱錫屋頂上的貓」之中，那煊赫富有

的「大父親」被圍繞在一羣一心一意只想得到他的遺產的家屬的醜惡的表演場中，他的頭腦是警醒且機詐的，然而他的心扉却關閉住了。只有在他回想到數十年前，當他還只是一個不名一文的孩子，伴着他的父親，騎着一輛單車浪跡江湖，追尋未來的命運的時候，他的心靈是充滿着單純而滿足的情操的。只有在這樣的時刻，在他的肥胖而蒼老世故的面容之中，才可能辨識出一絲可愛的童稚一似的微笑，使人覺得他在這一瞬間之中，又喚回了他的生命的黃金時分。然而可惜的是，那畢竟只是短暫的一閃，他又重新墜回那只有頭腦機詐才可能生存與不受欺騙的行動世界的窠臼了。人類畢竟如是易於忘懷他自己生命中內含的人性的光暉，這是何等不幸的一項人間的悲劇的現實呢！委實令人慨嘆！

但是，在另一方面必須辨白的是，自然我所希祈要去追尋的人性的光暉的世界，並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神秘主義的體驗。人生有時儘有許多神奇的時刻，然而它們未必可以持久。在現實的人生感受之中，往往多的只是平凡、乏味而勞累的種種生活經驗。因此在一個人的生活理想之中，重要的甚至不一定是外表的幸福的追求與嚮往。只有一羣真正能夠為自己確立一條真實的人性的道路的人們，才能夠終於歷盡一切生活的磨折與險阻，完成自己一生的使命，達到一種最後的心靈的安平境界。而這決不是任何空泛的烏托邦的理想所可以比擬於其萬一的，因為幻想畢竟不外只是一些虛浮不能持久的美麗的肥皂泡而已！它們的本性是易消散的；然而惟有真實的人性的理想確能維持永遠，可以經得住任何時代任何方式的嚴厲考驗。

於是，在每一個個人的人生的途中，我們時常容易發現，自己會面臨着一種嚴重的抉擇的時

間；我們究將全力發掘人性中最可以寶貴的因素，爲了它而不斷艱苦奮鬥？還是我們也將就此自甘沒入於現代的非人性的潮流中，做着掩埋甚至殺害人性的工作，這是每一個人在靈魂深處必須作的一項嚴重的抉擇。而「人性」與「非人性」，在這二者之間的對立，這又正是我們整個時代面臨的重要抉擇的關鍵。羅素曾經寫過一部書，題目叫做「世界之新希望」，在其中，他引用了莎翁的兩段名言，一段大大地歌頌了人性的尊嚴與價值，而另一段正好相反，而根本懷疑否定了人性的價值與尊嚴的存在。「人」，究竟是一個「全」的生物，還是一個「無」的生物？此中關鍵正存在於人自己的抉擇。實存主義者永遠激勵人要在一個一切不可測的深潭之前，作生與死的二者擇一。現在，這個個的世界似乎正面臨於這樣的抉擇的時刻了：我們究將何去何從？我們究將如何開創出我們未來的方向？試問在我們的深心是否已經對如此的問題有了明白的答案——我們已經堅實地選擇了我們的道途？……

而在蒼涼沉滯的十年之中，我也確曾在世界廣大的文學海中，挖掘了一些卑微的成果：它們究將在長夜漫漫之中與時消逝，還是在寂寥的時刻閃發幾絲神奇的光暉？自然，小白花的命運，時間會爲它決定。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希望；而在「希望」之中，我們可以自由夢想：小白花也將發出它的細小而堅強的果實，在勁急的強風中支撐了它們的微末而戰抖的生命。

劉述先

四十八、十二、八。

再版序

離開寫「文學欣賞的靈魂」的日子不覺已經十年了。重新看收在集子裡的文章，覺得有些也許可以寫得更好，但我却不願意修改，怕失去了原來的韻味。一本書既已出版，它已不專屬於作者，也屬於關心喜愛它的讀者羣。我覺得無權去改變它的特殊命運。

最近五六年來，飄零在異域過着乾枯的論文式的日子，幾乎無暇涉獵文學。但常常有這樣的瞬間，分外覺得文學的靈魂的滋潤。在生命的途程中，我仍在不斷追求不同型態的生命的光暉。但我對這樣的光暉的信念無時或已！否則生命將立刻感到乾枯萎頓。希望這本書的再版能在周遭亂世之中幫助培育一點純一的信念。

「文學欣賞的靈魂」目錄

序言：人性的光暉……………一一五

一、唐·吉訶德的時代意義……………一一〇

二、古典希臘神話文學的起源與其義蘊……………一一—二三

三、西方浪漫主義的文學精神與歌德的「浮士德」……………二四—三四

四、左拉的作品及其自然主義……………三五—四六

五、屠格涅夫「羅亭」與寫實的真諦……………四七—五七

六、「復活」和托爾斯泰的藝術……………五八—六八

七、紀德的「納癡思解說」和西洋哲學中的二分思想型態……………六九—七九

八、莎翁的人生觀……………八〇—九一

九、狄更斯作品的人性和人情味……………九二—一〇一

十、哈代的定命主義哲學觀和他的悲劇文學……………一〇二—一一四

十一、屠格涅夫「父與子」的分析……………一一五—一二五

十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觀念……………	一二六——一三六
十三、紀德的「窄門」和「田園交響樂」……………	一三七——一四八
十四、史篤姆「茵夢湖」流露的人生意趣與生命情調……………	一四九——一五九
十五、雷馬克和戰亂中的最後一點人性……………	一六〇——一七一
十六、紅樓夢的境界與價值……………	一七二——一八五
十七、高爾斯華綏「蘋果樹」的誘惑……………	一八六——一九六
十八、勞倫斯作品放射的異端生命光暉……………	一九七——二〇九
十九、傑克·倫敦反文明的「原野的呼喚」……………	二一〇——二二一
二十、蒼涼凝重的北歐神話含藏的悲劇意境……………	二二二——二三三
自跋……………	二三四——二五〇

唐·吉訶德的時代意義

吉訶德在西洋，正好像孫猴子、豬八戒在中國一樣，是一位無人不知，而人人都打心底裡喜愛他的有趣人物。不單是文學方面的作品，就是許多學術專著，也總喜歡提到他，多少下意識地指望借重他的名望，為全篇枯燥的議論平添一絲笑意，製造一種詼諧可親的氣氛。在這種氣氛之中，就是最艱難的理論，也會變得和易可親，不難接受，而為全篇文字生色不少。吉訶德在西洋思想中，已經造成了怎樣的一個深刻印象，由此可以想見。

但是，為什麼人們會對吉訶德留下這樣深刻的一個印象，和這樣不約而同地對他引生一種共同的深摯的喜悅之情呢？理由可說毫不神奇。

首先是因為，賽萬提斯的喜劇藝術運用的技巧是無可比擬的。他絲毫不費勁地為人們創造了一位難忘的人物典型：試問我們怎麼能够忘懷那位頭戴銅盆，身穿怪甲，手執一柄奇異武器，一本正經地去攻打一架於人毫無妨害的巨大風車的瘋狂武士的形象呢？吉訶德的一言一動——他的一切無不令人嘻笑噴飯。然而，在這一切奇異怪誕的描寫後面，却又並非全然虛構、無的放矢。吉訶德的典型並不是憑空捏造的。揭開文學技巧故意誇張的浮面，一直透視發掘到吉訶德先生的本來面貌，我們立刻發現，在一個可笑的可笑的被嘲諷和憐憫了的吉訶德先生背後，另外還隱藏着一位真正的吉訶德先生；他的性格，仔細想來，實在毫不可笑，並且促使人們反省深思。看哪！他豈不就生活在千千萬萬的人羣

中——在人性活動的每一個角落裡，我們都可以發掘到他的現實存在。於是，嘲諷了吉訶德，也就等於嘲諷了人類自己。仔細分析，世界上有那一個人，能够真正完全避免了吉訶德型的性格的弱點呢？列成公式簡直可說某一個人，在某一定的時間、地點、機緣之下，也就成了某一種吉訶德先生典型的翻版。然而這一個嘲諷，却又畢竟只是個輕微的嘲諷，善意的嘲諷。不像後世，把人性中的弱點，看作是人生之中不能克服的缺陷，於是在眼前呈現了一個灰黯、無望的人生，再也無能為力；而賽萬提斯却只將這一切巧妙地安排了一個幻想的現實世界場景之中，一切似真，却又是非真。吉訶德中的人物，不折不扣地當作現實人物來估量，幾乎沒有一個有真實的存在。於是吉訶德書中背後托現的那一切辛辣的現實的真理，透過了一重巧妙的藝術手腕安排之後，竟完全被轉成了一種藝術的舞台的人生。使身為主角的人，能够推遠了自己，站在台下欣賞自己的扮演，發出毫不勉强的笑聲。在舞台上假借了一個非真又真的人物典型，似不嚴重而又嚴重地嘲諷了人生，賽萬提斯在這一種超絕的喜劇藝術手腕的巧妙安排下，用幻想點化了一切，不必令人負擔一種人類悲劇感的千斤重担，而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一課人生的教訓，這才是吉訶德全書的最高藝術手腕所在。於是，初看吉訶德會使我們放懷失笑，再看吉訶德，却又使人油然而生一種同情和憐憫之情——而事實上吉訶德的一切愚蠢和缺陷，復正是現實人生存在的許多真實的愚蠢和缺陷，則我們對弱者吉訶德的同情，實在不外是我們人類對我們自己的人生中表現的種種愚昧、癡狂和可笑的深厚的同情——只是透過了一重藝術的魔術安排之後，使我們忽視了這一個實在易明而未為人所明白講出的理論效果而已！因此，在唐·吉訶德中展出的那些外表的諷刺的後面，賽萬提斯實在隱藏了一種對人生的深摯的悲憫之情，和人情味的自然流

露，等待着人們去發掘。現實和幻想結合形成一個栩栩如生的活潑印象，以致無須經過任何曲折厭煩的抽象思考，就可以使人直覺地一步達到吉訶德中透露的藝術高潮，儘情歡笑、欣賞、領受、反省，這或者是吉訶德先生在人間所展現的真正的永恆的價值所在吧！

然而，不幸吉訶德先生另外還担負了一重有關時代精神和哲學命運的重要意義，却被人們完全忘懷了，令人爲之扼腕嘆息不已！

現在且讓我們來複習回憶一下吉訶德先生產生的那一個時代的背景吧！那時正當文藝復興之交，在以往，學術的大權幾乎完全被操縱在經院和僧人教士的手裡。中世一代，人類的心目只是注視天國，於是人間荒廢了，成爲現實世界的「黑暗時代」。思想觀念，像見不到陽光沾不到雨露的花草一樣，難以生長。然而終於奧鏗（William of Occam）的「知信分立」的主張，將中世紀整個經院哲學的企圖「知信的合一」，一下子戳破了。「信」屬於天國；「知」却屬於人間，無須上帝來多干涉。於是，人類在天國之外，突然一下子找到了一塊無窮廣濶的人間園地，顯現了無窮的可能性。但是如何來種植這一塊新發現的廣濶園地呢？看來這新的被解放的人類精神，顯然不是一個完美的計劃者，他只是放任人類的新奇感，任由他們胡攪一起。於是，良莠不齊，是非混雜，因爲不論良莠是非，都不外是表現同一種新奇的可能性而已，實在無分軒輊。於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下，出身寒微的賽萬提斯興起了，他沒有把握那經院哲學的神聖的鑰匙，他只是飲他自己身邊的平庸的普通的水池，却不料因此而爲人類建立了一塊可以驕傲的里程碑。賽萬提斯以他的寒微之手，創造了一部舉世難以比擬的文學名著，復以他直覺的偉大文學心靈，借吉訶德先生的典型，無意中道破了文藝復興整個時代的心

聲，實在可以令人驚奇。

吉訶德是個生活在新時代的新人。然而，人雖然是新的，他的知識來源却不能不取之於以往。因爲時間是連續的，不是突然切斷的，所以沒有人能够跳過他自己的前時代所給與他的限制。並不例外，吉訶德不是超人。他的思想觀念，從許多方面說，也從來沒有跳出過既往的窠臼。因此，他命讀中世紀的許多文獻，充滿了一腦子的中世紀武士的傳奇故事，他立志做一個新時代的新武士，希望外出去創一番新事業。

然而，他不了解，時間的飛逝，早已使他所仰慕的真正武士精神，隨風逝去。中世末年，活生生的武士精神早已死亡，代之而興的只是一些書獃子，坐在黑暗不見天日的陳舊圖書館中，自身毫無作爲，却在那裡緬懷遺跡，加油添醋，編織一些人間不可能有的虛構故事，湊合了所有的陳腔濫調，寫成一本本的書，却當作真知識來散播傳留給後世。深深中了這些東西的毒，吉訶德被這些虛假僵死的思想觀念，束縛得不能動彈。但是新人求新的欲望，却不容他再株守在糜爛陳舊的故舊圖書館中讀斷爛朝報了。因此，背負了整個過去時代的包裹，他要出去闖世界，於是千奇百怪的一切統統出現了。

他頭上戴着銅盆，身上穿着奇裝異服，神智根本不清，却自以爲是位頂天立地的武士。明明騎着一匹笨驢，復自以爲是天下最神駿的駿馬。找了一個僕人，其迂腐瘋狂的程度，也正和他的主人相等。看到一個村女，便神魂顛倒，以爲是位受難的公主；於是普通的旅店，變成了中世偉大的城堡，無辜的風車，化成爲爭鬥的對象。一場閱歷的結果，充分證明具有這樣一些觀念的這樣一個人物，根

本不能生存於世。他的一生完全失敗了，他受到了人生舞台上台下一致的嘲諷。吉訶德先生，就他一生的行事和結果而言，似乎不能不說爲是一個真正代表了失敗的人物。

然而，吉訶德個人誠然失敗了，但是，把他當作一個符號，代表指點一種精神看待，他是否真就完全失敗了，却是另一個問題，不能如是草率單純地加以論斷。就一般共同承認的觀點着眼，一方面，吉訶德固然被創造成爲了一位萬古不朽的喜劇典型人物；而另一方面，吉訶德的行徑，同時更不折不扣地宣洩了整個文藝復興人物的基本作風。故此，論斷了吉訶德先生的失敗，也就等於論斷了文藝復興人物的失敗。茲事體大，不容我們不加倍謹慎、從事分析，以此寄語讀者無須急急，下面就讓我們逐步來解明這一個令人納罕的悶葫蘆吧！

試分析文藝復興時代那些新人的新面目：他們從某一意義下說，豈不正表現着共同於唐·吉訶德的特性麼！這些人物，在某些方面，已經能够解脫於中世思想觀念的束縛，而在天國之外，另發現了一塊廣大的人間世的地盤。但他們憑藉些什麼來進入這一個中世將近一千年來未嘗正視的新世界呢？人的思想觀念，從某一意義下說，是決無任何偶然的成分可言的，當他們要對付現在和未來時，他們訴之於過去爲他們安排好的道路。於是，儘管發現一個新世界這一件事實是新的，但在對付這一個新世界時，他們依舊還是訴之於那些已然死亡的老觀念，以致造成一個非常奇譎古怪的不尋常局面。因爲死的畢竟死了，那一度曾經閃爍過耀人的光暉的中世紀精神，現在已經早只騰下一些無用且有毒的陳腔濫調，斷爛朝報。妄想憑藉這樣一些東西去應付一個現實的活生生的新世界，這些新人的新命運，是可以立刻描想出來的。因此，終文藝復興一代，我們畢竟沒有發現什麼人類永恆的建樹，有的

只是新舊之間的奇怪的綜合，和無窮的可能性而已！然而，這些可能性却像無比美麗同時也無可捉摸的海市蜃樓一樣，一一在文藝復興人的指縫間悄悄地溜滑過去了。他們畢竟沒有抓到任何實質的東西；就觀念論觀念，他們也不過只是和唐·吉訶德一樣，不外遺留供給後世更成熟的人們一些可笑的歷史資料而已！似乎再沒有其他意義。

然而，縱使從文藝復興人或唐·吉訶德本身的思想觀念着眼：他早經被論定為只是個失敗的人物。然而他的這一種失敗，豈能被當作是一種單純的失敗？真正的失敗？縱觀吉訶德的特點，可說正表現在他的奇譎的行爲上。背負了整個過去時代的爛包裹，他却不再像以前那些屍居餘氣的迂腐經生一樣地安住在破書堆裡去討生活了。他要去闖世界。表面上他是要去印証實用他從破爛書堆中耳披目拾來的一套道理，他立志去行道。而事實上，從他的一切行爲觀念着眼，他不只完全沒有去實行這一套他從中世書籍中找尋出來的道，相反，他處處曲解了這個道，並且將之歪曲誤解到了不可救藥的可笑地步了。事實上他的確，吉訶德在這一點上確是無可救藥的。但另一面，却豈非又正是從吉訶德的這種顛倒錯亂的情形之中，我們領受到了一個極端重要的教訓。如果吉訶德這樣一個凡庸的人，在他的眼中也可以呈現一個與一般凡庸傳統全然不合的奇譎世界，則我們又爲什麼一定要自陷於以往的凡庸傳統編織的教條，而不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那事實上廣大無涯包容無窮可能的新奇世界呢？

不錯，吉訶德的行爲及身而止，從某方面說，的確可說是愚庸、可笑。他的奇譎行動除了供人嘲笑憐憫之外，也的確沒有什麼後果。但是把時間一拉長，觀點一變化，效果立刻不同了。瘋狂可笑的笑點，未必一定得到瘋狂可笑的結果。